

梁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四

文學下

劉峻

劉沼

謝幾卿

劉騶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徵

臧嚴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峻生期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熱其髮旣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

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遙欣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之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書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沈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峻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略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瑋璋特秀實海內之髦傑豈曰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鑒

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
天闕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褐冠簞屨必
以玄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饒饒讓昨異端俱起蕭遠
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通
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
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
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
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則謂
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
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
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勳之
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

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芼以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
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沈骸於
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
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代
有沛國劉瓛瓛弟璡竝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
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
塵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
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
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
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
與阜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
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

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眾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惑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鵩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嚙頰頰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獸奮尺劍入紫微

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
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
士沸聲若雷電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
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
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
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緣之鴻輝殘懸黎之
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
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
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
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
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
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

鸞不接翼是使渾沌櫟杙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其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閒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絪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存

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
千里來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
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脩善立名乎
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
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
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
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
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
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
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脩道德習
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

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
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憾瑤臺夏
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
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論成中山劉涪致書以難之凡
再反峻竝爲申析以荅之會涪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
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
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
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亾青簡尙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
從雖隙駟不畱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
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
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劒空壘有恨如何其論文
多不載峻又嘗爲自序其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

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
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
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
輒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
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
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盜
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
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
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敘遺之好事云峻居東陽吳會人士
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輿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旣
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

室參軍秣陵令卒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超宗齊黃門郎竝有重名於前代幾卿幼清辯當世號曰神童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幾卿不忍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沈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旣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爲寧國令入補尙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尙書三公侍

一本無侍字

郎尋爲治書侍御史舊

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爲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徙爲散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尙書左丞幾卿詳悉故

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
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
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
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喟爲有司糾奏坐免官尋起爲國子博士俄
除河東太守秩未滿陳疾解尋除太子率更令遷鎮衛南平王長
史普通六年詔遣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深藻督眾軍北伐幾卿啟
求行擢爲軍師長史加威戎將軍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
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
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竝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旣醉則
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
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
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會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

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
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遙更謂脩夜爲促嘉會難常搏雲易
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
匪商官闕理就一廬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
璧爲資徒以老使形疏疾令心阻沈滯牀簟彌歷七旬夢幻俄頃
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卽以任命爲膏酥擘鏡
照形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接輿
高舉遜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亾者有知寧
不縈悲玄壤恨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歡同遊豫
使夫一介老圃得筵虛心末席去日已疏來侍未辱連劒飛鳬擬
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
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公府祭

酒主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世以此稱之幾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於世

劉騶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尙越騎校尉騶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昏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騶所定也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騶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尙書議依騶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初騶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

龍也夫宇宙縣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
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
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
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
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
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
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
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
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尙畫文繡輦輓離本彌甚將遂訛濫
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
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